

【创作谈】

比创作更重要的是找到伯乐

□张鸿福

从2012年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左宗棠》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合作算起,至今正好十年。人生不满百,十年对一个人而言,是个不小的时间段;这十年对我这个业余作者而言,是创作成绩出乎预期的阶段。

我是从2002年开始尝试写长篇的,写过抗日题材,写过官场题材,尤其是雄心勃勃,想动手写一部上下卷的历史小说《洋务运动》。然而,因为涉及的历史人物太多,历史事件太过纷纭,实在是力不从心,驾驭不了,一卷未完成就放弃了。但,积累了那么多的资料,用了那么多心血,终归还是放不下。于是我决定单独写一个人物,就选了左宗棠。之所以选他,是因为他敢于担当,有一副硬骨头。写了五十多万字,投了好几家出版社,均是泥牛入海。我不再抱有出版希望,放到一家文学网站上开始连载,结果可想而知,传统的写作风格引不起年轻人的关注。

现实告诉我,要常规出版一部长篇作品,对我而言可能是件完不成的任务。我开始做一个艰难的决定,要不要从此放弃写作,不再做文学梦。

就在此时,我看到了网上的简短留言,大意是如果愿意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可提供全稿,不要再在网上发布。我还记得当时的激动和惊喜,有好几天高兴得坐卧不宁。此后,进入反复的修改、编辑、再修改、再提交的过程,到2014年《左宗棠》正式出版,用了两年时间。

收到样书不久,责任编辑田敦国通过QQ与我交流,问我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我思考了一天,拿出了三项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一是以南北宋交替之际为背景,写一部宋代菜莞治铁工匠的小说,致敬中国古代辉煌的冶铁文明,为家乡做点贡献;二是创作《博望侯》《都护府》《下西洋》一带一路三部曲;三是写写洋务巨擘李鸿章。敦国没有任何犹豫,建议我写作《李鸿章》。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值得认真回顾;我积累了大量近代史资料,应当趁热打铁;一个作家要构建自己的“文学地理”,我的文学地理可以考虑在近代史上构建。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敦国又有新的设想,建议我写“近代名臣”系列,通过近代史上的几个重要名臣,系统、完整地讲述近代故事。

于是,就有了2016年的《李鸿章》(全三册)、2019年的《袁世凯》(全三册)、2020年的《林则徐》(全二册)的出版。通过四个人物十卷书,把中国近代史从开端到结束完成了系列、完整的讲述。在这个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通过微信与敦国交流,最终形成了这个系列作品的创作特点: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不进行脸谱化塑造,写出人物的多面性、复杂性和个性;不虚美,不隐恶,把人物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抒写,注意人物自身和背景环境的局限性;要贯穿辩证的思维和理性的思考。我自己总结,这个系列作品追求的是“与读者一起经历”,希望达到的效果是让读者“忘记是在读小说”。

近代名臣系列创作计划完成后,接下来写什么?我希望完成当初放弃的《洋务运动》,因为经过系列小说的创作,对驾驭洋务运动有了把握。敦国也同意这个计划,但他提醒,这段历史与已经出版的系列有很多重合,重合不能重复,要表现什么,侧重什么,必须有更深的思考。

我的写作习惯是只有一个大概

的框架就动手,绝不列出详细的提纲和完整的规划,尤其避免主题先行式的写作,这将影响对历史的认知和把握,大大降低创作中随机应变的创造能力,也会减少“临场发挥”的成就感和乐趣。边阅读边写作边思考边交流,创作思路和重点也逐步清晰:要写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要把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对比和交汇;要挖掘中日两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成就差距巨大的文化原因;对日本明治维新不要盲目赞扬,他们追求“脱亚入欧”,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也完全吸收了西方殖民奴役、侵略扩张的糟粕,这也是日本近代以来对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恶的根源;近代中国商业化、工业化阻力重重,是中国重义轻利、以和为贵思想的必然反彈和抵制,虽然没有跟上世界工业革命的步伐,因此备受欺凌,但也避免走西方式的道路,中国工业化道路因此不带侵略、扩张的原罪,这又是中国之幸。幸与不幸,都与深厚、坚韧、顽强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重新认识了历史上的“顽固派”,理解了他们对崇洋媚外、重利轻义的焦虑和抵制,不再单纯视他们为螳臂当车、保守愚昧的近代化阻碍者。

2021年,书博会在济南举办,长江文艺出版社尹志勇社长率团到济南参加活动。我的责任编辑敦国也特意赶来,专门商讨下一步创作计划。因为我已经完成《大清王朝1860》(原《洋务运动》)的创作,正在过“暑假”,接下来创作什么尚未明确。敦国认为,一个巨变的时代一定会带来剧烈的冲突,首先会在官僚体制(政治体制)上表现出来,近代名臣系列已经完成了这个冲突的写作;另一方面这一激烈冲突也会在经济体制上表现出来,他希望我能继续深耕近代史,创作中国近代名商系列,从商人的角度表现近代的冲突与巨变。我接受这一建议,但表示一旦完成后,希望能够创作中国改革开放系列作品。尹社长也支持我的计划,他说只要作品好,我们出版社就支持。这让我很受感动,也很感欣慰。

根据敦国的建议,近代名商系列要写三部九卷三百五十万字左右,按我的进度,需要八到十年。如果再创作改革开放系列,又要十年。那时候,我都七十多岁了!把计划安排到七十多岁后,有点不自量力,也有点不靠谱。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如此坚持,除了爱好,除了家人不反对,最重要的力量源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和我的责任编辑的支持。

书博会上与尹社长见面,他第一句话是感谢我多年来对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支持。敦国更是经常这样说。其实,就我而言,应该是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对我的支持。只问耕耘莫问收获,这是一种励志的提倡。如果总是没有收获,耕耘的努力也就无从坚持。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尤其是敦国的专业化帮助,是我能够持续耕耘的重要原因。如果我写出的东西不能出版,就算我意志坚定,恐怕也很难坚持十年“不问收获”。一个作者找到出版界的伯乐,找到“你的责任编辑”,从一定程度上说,比创作更重要。

与朋友闲聊,我经常把长江文艺出版社叫成“我的出版社”,把敦国称为“我的责任编辑”。朋友有些莫名其妙,在我几乎习以为常。

【行走人生】

通往岚山的路

□冯连伟

没到过岚山之前,我早已知道远处有一个地方叫日照,日照有一处地方叫岚山。

告诉我这个信息的,是我的父亲。不过,父亲口中的岚山叫“岚山头”。

儿时,父亲经常推着独轮车往返在故乡和岚山的路上。

村后往北走就是岚兗公路。那里自古就是一条官道,历代帝王祭孔多走此路,现在已经成为国道。从我的故乡沿着岚兗公路往东南方向走上不足90公里的路程,就到了岚山。

小时候不知道岚山有多美,不知道大海有多大,但从父亲的口中知道到了岚山就到了海边,到了岚山就可以看到大海。大海有无限的宝藏,父亲的小推车里推回的虾皮、黄鲫子鱼、“烤鱼子”(应该是小黄鱼干)等等只是海产品中的几种,而父亲每次回来专门给我挑选的海螺贝壳更让我爱不释手。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父亲作为杂货商经常到岚山去贩海货。那时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连填饱肚子都很困难的岁月,父亲硬是不断往返在故乡到岚山的路上,推出了二亩水浇地、推出了全家的幸福生活,直到推进了汤河供销社。

岚山在父亲的口中是全家的依靠,是与我们兄弟姊妹成长密切相关的地方。父亲被从供销社下放后,在生产队里做牛倌,每隔一段时间,担任生产队长的大叔就会安排父亲推着独轮车去岚山买几蒲包海货回来,生产队的社员们也会根据各家的财力和需要,买点虾皮子、烤鱼子改善一下生活。

天气晴好的日子里,父亲带着娘给准备好的干粮,鸡叫三遍的时候就动身了;第二天傍晚的时候,还没落山的太阳红着脸照着满载而归的父亲回到家里。

更多的时候,父亲归来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有时夜幕降临母鸡已自觉地回到它们的窝里,大门口的老黄狗也不再竖着耳朵探听门外的脚步声了,可父亲依然没有归来。经常是到了深夜,我们早已进入梦乡,父亲才赶回家。那时,只有一针一线纳鞋底的娘依然等在煤油灯下。

刮风下雨的日子或冰天雪地的季节,不能阻挡父亲去岚山的脚步。他总是带着亲人的期盼和担心,奔向岚山。这一去或许是三天,甚至更长。娘会让我们姊妹到村口等待,只要远远地有个推车的影子,伴着风吹来的海腥味,我们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

过年的时候,父亲买回来的海产品最珍贵、最让人难忘的当数咸咸的白鳞鱼了。

小时候只知道白鳞鱼极其稀缺,是海产品中的“珍品”,因而是酒桌上的“名贵”佳肴。北方人把“面子”看得和生命一般重要。那时的农村,谁家来了重要的客人,酒桌上如果有一条白鳞鱼,这家主人的面子就大了,客人也感到有脸有光。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买上几条白鳞鱼待客,因此在我的故乡有来了客人到邻居家借白鳞鱼的习惯。因为客人也知道白鳞鱼是借来的,无论主人怎么劝说,只是拿着筷子在白鳞鱼上头比划一下,绝对不会破坏白鳞鱼的完整。

我们家总有两条白鳞鱼挂在屋梁上,除了自己家来客人用外,主要是供邻居们借用。这两条白鳞鱼每天都在吸引着我的眼球,白鳞鱼的腥味飘到我的鼻孔里也是一份享受。有时我忍不住踏着小板凳,把鼻子贴近白鳞鱼,如此近地闻白鳞鱼的味道,如同吃着了一样。

几乎村东头的婶子大娘都到我家借过白鳞鱼。有一次一个婶子来借了鱼,她家的客人刚走,婶子就哭着上了俺家,手里端着一个碟子,碟子里还有半条白鳞鱼——原来是白鳞鱼被她家的客人吃了。娘体谅婶子的不易,不但没有埋怨她,还安慰婶子止住眼泪。因祸得福,我终于有机会吃到了白鳞鱼!那被客人吃剩的半条白鳞鱼让我尝到了人间至鲜。那时,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就上岚山买很多白鳞鱼,让爹娘吃足吃够。

推着独轮小推车的父亲,行走在故乡到岚山的路上。在那条长长短短的路上,父亲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里,盛满了一个父亲对儿女的长思远虑和对家人美好生活的期翼,更点燃了一个农村孩子对未来的憧憬。因为父亲,因为虾皮子、烤鱼子、白鳞鱼,我对岚山、对大海充满了无限的向往。

岚山如同一个美丽的梦,在父亲吱吱呀呀的小推车上,在全家人的餐桌上,在左邻右舍的目光里。然而,一直到我的儿子都四五岁了,我才来到了日照的大海边,走进岚山港,圆了少年时的梦。

我把第一次去岚山称为圆梦之旅。站在岚山的土地上,望着大海,就像是望着另一个世界。只见远处天连着水,水连着天,蔚蓝的一望无际的大海带给人灵魂上的震撼;绚丽的朝霞映在那辽阔的海面上,犹如仙女剪下的红霞,把大海装饰得格外美丽;展翅飞翔的海鸥忽而俯冲下来叼起一条小鱼,忽而在海面上蜻蜓点水……真是茫茫东海波连天啊!

那次在岚山,媳妇和孩子们忙着在海边的沙滩上游玩,我去圆小时候的梦。我到海边卖干货海鲜的摊位上去找当年老父亲买的虾皮、黄鲫子鱼、烤鱼子……晚餐,我点了白菜丝拌虾皮和红尖椒炒烤鱼子,点了白鳞鱼糊鸡蛋,细细地品味,希望品味出儿时的味道、儿时的那份期盼以及旧日时光里的那份浓浓的人间真情。

在岚山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家人一起游览了阿掖山。阿掖山以“临海雾气常昏如夜”而得名,这里峰峦叠嶂,云雾缭绕,怪石幽谷,冠与群山,自古就有“叠嶂矗霄真如画,天成景色即蓬瀛”的美称。站在海拔314米的主峰老爷顶上往西看去,穿过广阔的平原,跨过沐河,走上岚兗公路……我似乎沿着父亲当年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

从岚山回到故乡,青山依旧,绿水长流,飞鸟又还,人影成单。故乡已看不到父亲的身影,沐河西岸多了一座父亲和娘合葬在一起的土坟。坟头上的蒿草随风飘过,闻不到海腥味,但老宅的院子东南角上还摆放着父亲的小推车。当年贩海货的蒲包早已不见了踪影,不知天堂里的父亲,还记得他给我的海螺贝壳吗?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向平 组版:陈明丽